

需要爹的蝙蝠侠，大概也不是什么好蝙蝠侠

原创 冷罐儿 冷罐罐 2022-03-19 19:13

大约在四十分钟，蝙蝠侠第一次来到企鹅人的地下酒吧，与看门小弟进行了一番对话，大意如下：

蝙蝠侠：“你知道我是谁吗？”
小弟：“有所耳闻”
蝙蝠侠：“让我进去”
（看门小弟关门，重新开门并带来一个新的看门小弟）
小弟：“怪胎快走，不然你的紧身衣上会溅满血”
蝙蝠侠：“你的血还是我的血？”

看这一段的时候我很不解，明明可以“敲门-开门-像蝙蝠一样进门”的方式在五秒之内解决，干嘛搞得这么冗长？

直到蝙蝠侠第二次来到这间酒吧，作为布鲁斯·韦恩来探求父亲的秘密，同样的机位、同样的对话，我才意识到这其实是创作者精心设计的场景：

布鲁斯·韦恩：“你知道我是谁吗？”
小弟：“布鲁斯·韦恩”
布鲁斯·韦恩：“让我进去”
（看门小弟关门，重新开门并带来一个新的看门小弟）
小弟：“你看，的确是布鲁斯·韦恩吧。”
（布鲁斯·韦恩进入酒吧）

不出所料，这个场景又出现了第三次，直到这次才是“敲门-开门-像蝙蝠一样进门”。

大概可以推测出创作团队的想法是用这三个场景的变化暗示蝙蝠侠的成长弧线——从一无所知的复仇者，变成一个知晓了父亲的秘密的无助儿子，然后成长为真正的蝙蝠侠。

这种僵硬的人物塑造方法很像我们小时候做过的阅读理解，类似于“这个场景表达了人物的什么心情？”这暴露了创作者的无力，他们无法给予蝙蝠侠有效的行动，从而只能用这种旁白的方式把想传递的概念直接告知观众。

不如用谜语人的方式回想一下这个电影：

我们是如何知道蝙蝠侠、以及谜语人对哥谭市的看法的？靠蝙蝠侠的内心独白和谜语人的台词；

我们是如何知道谁是老鼠的？靠阿福告诉蝙蝠侠：马尔科尼杀了你爹；

我们又是如何知道蝙蝠侠爱上猫女的？靠猫女告诉蝙蝠侠：马尔科尼就是我爹。

蝙蝠侠的行动路线都由别人告知，在探案戏上，是谜语人告诉蝙蝠侠你该去找下一个线索了；在感情戏上，是猫女告诉蝙蝠侠你该爱上我了；在个人成长上，是阿福告诉蝙蝠侠，你该去手刃杀父仇人了。在这一部由台词和黑雨堆砌出来的电影中，观众很少能感受到蝙蝠侠的能动性。

很多人都指出电影的节奏过慢，除了罗伯特·帕丁森每次都要把噪音放低、行动变慢，以及导演对上面那种重复场景的痴迷之外，过于单一的情节推动，是无聊的关键。

于是面对几乎所有蝙蝠侠电影都要回答的问题，蝙蝠侠何以成为蝙蝠侠？看完之后我反正不知道。

蝙蝠侠何以成为蝙蝠侠？

在《黑暗骑士》一开始，诺兰就用冒牌蝙蝠侠问出了这个问题：

在两个半小时的电影里，诺兰一次又一次将蝙蝠侠置于二元对立之中，他赋予蝙蝠侠以选择的自由，每一次选择都程度更强、难度更大。正是这种自由让蝙蝠侠可以在电影中自我证明，不用导演站出来告诉大家：“看，他成长了！”

在布鲁斯·韦恩与哈维·登特初次见面的场景中，蝙蝠侠需要做出选择，是否要信任这位说中自己心声的新任检察官。

小丑出现后，蝙蝠侠需要做出选择，要么自首，要么小丑继续杀人。

在这个场景里，蝙蝠侠需要做出选择，去救哈维·登特，还是救情人瑞秋。

结尾处的两个著名选择：是否杀小丑，以及，是否自己承担下这一切，给哥谭人希望。

诺兰在赋予蝙蝠侠自由的同时，也给了影片中其他角色自由，比如哈维·登特需要选择是否变成一个恶棍，而哥谭人需要面临游轮难题。

在游轮难题中，哥谭人争取到了获得希望的机会，哈维·登特选择堕落，而蝙蝠侠选择牺牲自己为哥谭保留希望。正是在一次次选择中，哥谭成为了哥谭，蝙蝠侠成为了蝙蝠侠。

不仅如此，诺兰还给了观众与人物完全等量的信息。我们并没有开上帝视角，每次都要和人物一起做出选择。换言之，诺兰也赋予了观众选择的自由，而观众选择了蝙蝠侠。

诺兰之后，蝙蝠侠的地位跃升到了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他不仅仅在电影里是哥谭黑暗正义的化身，在电影外显然也是DC的救世主，是DC粉丝们拿来对抗漫威粉的唯一利器。

这让每一个后来者都压力巨大，《新蝙蝠侠》的思路是把蝙蝠侠从神降格为人（好像的确没有其他好思路了）。电影设定在布鲁斯·韦恩成为蝙蝠侠的第二年，还只有蝙蝠衣没有蝙蝠翼，甚至蝙蝠车只是一款装甲比较厚的跑车。这些设定塑造了一个可能是有史以来最挣扎的蝙蝠侠，它从高楼一跃而下，翼装飞行一段时间后重重坠落，完美解决了坚固的高墙和脆弱的鸡蛋如何选择的问题，毕竟鸡蛋就是蝙蝠侠自己。

我们的确看到了蝙蝠侠作为人脆弱的一面，但作为蝙蝠侠那一面呢？影片的答案竟然是：**我爹正义，我信仰我爹，所以我即正义。**

如果是一个普通的超级英雄，父债子偿这样的肤浅归因大概也能说得过去，但绝不足以支撑蝙蝠侠。作为政治哲学的永恒话题，正义概念的复杂性决定了蝙蝠侠形象的复杂性。

与其说是创作者有意将蝙蝠侠还原为人，不如说是创作者的无能，导致了新蝙蝠侠的精神虚弱，这样的蝙蝠侠不足以成为正义的化身，才不得不还原为人，帕丁森苍白的脸庞无疑为这份虚弱增砖添瓦了。最直观的感受是，影片大多数时间我都看不出蝙蝠侠隐藏身份的必要性，即使哥谭人知道他是布鲁斯·韦恩又如何？因为自己父亲被陷害，富家公子化身复仇使者的故事很少见吗？连谜语人也知道这一点——他一早就知道蝙蝠侠是韦恩，但并不打算公布。

《新蝙蝠侠》中，布鲁斯·韦恩口口声声提及自己继承了家族精神，说来说去，倒好像蝙蝠爹比蝙蝠侠更光明正大，“他只不过是犯了错的好人”，阿福说。

创作者希望观众感受到的人物成长毕竟没有发生。影片结尾，蝙蝠侠割绳救人，这是一个稍微具有正义感的人都能做出来的选择，在蝙蝠衣的保护下，蝙蝠侠甚至根本不会受伤，会在第二天遭到电视台的大力表扬。帕丁森痛苦的表情与悲壮的音乐，不过是影片即将结束时必要的煽情，而煽情，无疑是虚弱的一种变体。